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新
書
校
注

新編諸子集成

新書校注

〔漢〕賈誼撰
閻振益 鍾夏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書校注/(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新編諸子集成)

ISBN 7-101-01882-3

I.新… II.①賈… ②閻… ③鍾… III.新書-注釋 IV
B23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15371 號

責任編輯:李肇翔

新編諸子集成

新書校注

[漢] 賈 誼 撰

閻振益 鍾夏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6 毫米 1/32·20¹/₄ 印張·351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4000 冊 定價:30.00 元

ISBN 7-101-01882-3/B·299

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

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

五十年代，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這套叢書彙集了清代學者校勘、注釋子書的成果，較為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斷句、排印尚有不少錯誤，決定重新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

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着重選收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因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也擬選入（用清陳立疏證）。

全書將分兩輯出版。

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為止較好的注釋本。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另行注釋。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為保持體例基本一致，除個別書外，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各書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標

點，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

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應加注釋；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

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爲偽書。凡產生時代較早，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擬酌量選入。

本書第一、二兩輯擬先出版平裝本，每種單獨定價，陸續發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輯擬目，以便讀者了解這一套書的概貌。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一月

前言

賈誼（公元前二〇〇——前一六八年），漢代傑出政論家、思想家、文學家，對於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曾做出卓越貢獻，影響十分深廣，誠如魯迅所說：「沾溉後人，其澤甚遠。」（漢文學史綱）然而歷代研究者大多祇注意史記漢書所摘錄的賈誼文賦，而對於原著新書卻頗為忽視，甚至產生了新書是偽作的議論，這恐怕與該書脫爛失次殊甚頗不易讀有關，因此，認真整理新書成為我們這代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 關於新書的真偽問題

南宋以前的著錄對新書向無疑義（詳本書附錄著錄，下引未注出處者同此），直至南宋陳振孫始謂：「其非漢書所有，書輒淺駁不足觀，此決非誼本書也。」清人姚鼐更進一步認為：「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偽為者耳。」而四庫全書總目則調停之，謂「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偽」。此後懷疑論者，代有其人。

懷疑之說不可信，余嘉錫等先生已辯之甚力，詳見附錄三。茲補陳鄙見如次。

（一）從版本情況考察：漢書藝文志載「賈誼五十八篇」。隋書載「賈子十卷」，新唐書、宋史同，舊

唐書作「九卷」，或係筆誤。據此可以推定原書當爲十卷五十八篇。現知最早傳本爲宋刻，其書雖佚，但宋王應麟玉海所載新書目錄尚存，而清盧文弨據兩種宋本所校新書具在，二者與史乘所載卷數篇數相符。今見本皆爲十卷五十七篇，與玉海所載目錄相同，惟玉海以本傳爲第五十八篇，實際仍爲五十七篇。今見本與盧本大體相合，不合者有二：一則，今見本過秦分爲上下二篇，盧本則以己意分爲上中下三篇，以足五十八篇之數（王耕心本從之）。二則，何孟春、周子義的改編本均自漢書賈誼傳輯補審取舍作爲第五十八篇，實際皆爲五十七篇，足證宋明以來諸本是一致的，都來自一個母本。如果說存在着「妄人僞爲」，祇能是指母本，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從漢代開始，史記、漢書、桓寬（見附錄佚文）、應劭（見過秦下注（二））、文穎（見漢書昭帝紀注）等著述都言及賈誼書，而大戴禮記中的禮察、保傳更是直接錄自賈誼書。三國時，曹丕著文選引用過新書服疑文（詳下，下引新書徑稱篇名）。南北朝時，梁劉昭注後漢書百官志引用過傅職，北周盧辯注大戴禮記保傳引用過胎教。到了唐代，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摘錄修政語文、卷四十六摘錄禮篇文，魏徵羣書治要摘錄連語、春秋、先醒、退讓、官人、大政文，馬總意林摘錄容經文等等。以上情況表明，新書自漢至唐一直流傳未佚，而他人著述引用新書的字句，又與宋明以來諸本大同小異，根本不存在一個「僞爲」的母本。

（二）從內容情況考察：新書分爲「事勢」、「連語」、「雜事」三部分。前四卷爲事勢共三十一篇，其中

二十三篇班固摘錄編入漢書（其目見本書前四卷各篇之注（二）），另匈奴篇班氏在本傳贊語中提及部分内容，這二十四篇自非偽作。此外七篇中，等齊服疑、審微三篇屬於本傳所謂「欲改定制度」的著述，由於班固認為「其術固以疏矣」，屏之不入漢書，亦在意中。而文選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中「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句，李善注謂本自服疑篇，是其非偽之旁證。其餘四篇中的屬遠、一通、憂民與漢書已摘錄之益壤，無著內容相同，可以視作同一觀點的不同表述，班固當無反複摘錄之理。至於過秦下，已載於史記，更非偽作。

後六卷，除保傳外，漢書皆未收入，被視作「偽爲」的，主要指這部分「連語」、「雜事」。

班氏作賈誼傳明言「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可見五十八篇包含着班氏認為「切於世事」的內容，因而「非漢書所有」的篇章，不足以成爲「偽爲」的口實。而且賈誼傳云：「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考後六卷的傳職、輔佐、禮、容經、官人、禮容等篇，正與「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之言相應。本傳又云：「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諸家之書當指子書與史籍。後六卷中的道術、六術、道德說就屬於諸子之學；而春秋、連語、論誠、退讓、先醒、君道、修政語則屬於史乘之學，都與本傳所云相符。此外，漢書儒林傳云，張蒼「賈誼皆修春秋左氏傳」，亦可爲其佐證。至於已收入本傳的保傳，與其姊妹篇傳職、胎教、容經又見於大戴禮記，有人認爲後三篇是作偽者掇自大戴記。考漢書昭帝

「紀通保傳」注引文穎曰：「賈誼作保傳，在禮大戴記。」文穎東漢人，應較後人更悉保傳爲誰作。

由此可見，後六卷的絕大多數內容都可以從本傳中得到印證，又多見諸他人著述引用，且各篇之間思脈貫通，形成一個有機整體，謂之「僞爲」，實難服人。

(三)從僞託的一般情況考察：僞託之作大多採取魚目混珠的方法，欲混珠必取其近真，斷不取其迥異，而後六卷中的內容并非如此。如耳痹中的伍員「何籠而自投水」，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先醒中的號君事，皆迥異於左傳。而連語中的殷紂王之死，也與佚周書、史記所載不同。至於春秋中的楚惠王、鄭穆公、晉文公、楚懷王、胡亥之事，退讓中的宋就之事，先醒中的宋昭王之事，又都於史無徵。如此作僞，豈非掩耳盜鈴？

總之，根據前人的辨證以及我們的補述，可以肯定，傳世新書沒有作僞的確證，是可信的真本。

二 關於新書的版本及其整理情況

新書宋刻本共四種，即程潛使本（詳見附錄序跋，下同）、潭州本（即重雕程潛使本，簡稱潭本）、建寧本（簡稱建本）以及陳振孫所見本（詳附錄著錄）。宋本雖然皆佚，但清盧文弨校本保存了潭本、建本的異文，據其異同，考察有明以來諸本，可知其版本體系。（一）屬於覆潭本的有李空同本、原一魁本、明甲本（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藏，無刻印時地，此據趙萬里先生跋語）。（二）屬於覆建本的有莫棠本，與之大同

而小異者有遞修本、錢震瀧本、日本刻本、朱國隆本、陳希祖本、鄭振鐸所藏明本、傅增湘校本所據本。其小異者，蓋係誤刻或臆改，皆無校語。（三）屬於漢魏叢書體系的有程榮本、何允中本、王謨本、崇文書局本、王國維校本所據本。其母本係建本，校以未詳版本，皆無校語。（四）陸相本、吉府本（即覆陸相本），係以潭本爲底本，殘闕部分以建本補入。（五）改編本，有何孟春本、周子義本。（六）精校本，有盧文昭本、王耕心本。又，浙江書局本、夏獻雲本係覆盧本。（案：下文及校記祇簡稱以上六類版本之姓氏，如李空同本稱李本，唯王氏有三，故不簡。又，上述諸本現藏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華書局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善本部，爲拙稿校勘所用本。）

明清以來整理新書的情況大體可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基本沒做整理的，包括覆刻本、名曰校本實係覆刻本、祇移錄他本異文的校本、有少許整理痕蹟但無校語的刻本。因其具體資料不足，茲置之不論。第二類是改編本。其中何本是以潭本爲底本，參校未詳之宋明本，以己意調整部分篇次和段落。該書年代較早，所見宋本當最完備，頗有校語，惜不言所據，影響了其資料價值。周本是以建本爲底本，前四卷按漢書賈誼傳編次，少量異文不同於他本，但無校語。第三類是精校本，以盧本最爲著名。其書以潭本、建本爲底本，參校五種明本，異文一般皆有校語，宋本原貌賴以得存。其失正如余嘉錫先生所云：「校此書於非漢書所有者，率不能訂其謬誤，通其訓詁。凡遇其所不解，輒詆爲不成文理，任意刪削。」（詳附錄著錄）據我們統計，此類任意刪削多達三十六處六百二十三字。此外尚有若干臆刪臆改而

不出校語或校語模糊其辭的現象。而王耕心校本除沿襲盧氏所刪之外，復刪六處一百九十字，皆不足爲法。

我們的整理情況，以明正德十年吉府本爲底本，參校前列六類版本。吉府本所據雖非一個完整宋本，但未加刪改，比較真實地保存了兩種宋本的原貌，校勘名家俞樾屢加贊賞（見過秦等篇注引），以爲彌足珍貴；且其源頭版本甚古，頗有唐以後少用的通假字，如舉通與（過秦）、梁通梁（數寧）、治通殆（階級）、故通胡（匈奴）等等，足資依據。校勘中，凡有價值的異文皆出校語（祇列代表版本，如李本即包括原本、明甲本），儘量通其訓詁而不改動原文，改動處皆言所據。至於原文中之非通行字則徑改，如最作最、雲作云、纔作絳等。校記之目所引原文皆加單引號，不加標點及專名號，不用「某某」句之類省稱，以別於注釋。編次悉依原書，何本周本之變更，皆出按語以供參考。注釋依諸子集成體例，採取集解式，祇稱引書或撰者之名，另列引用書目於正文之前，以便檢索。爲節省篇幅，所引諸家之言，酌作精簡但不增改，不出刪節號。漢書注所引他人訓詁，徑稱他人之名，如顏注引李奇言，徑稱「李奇曰」。古地之今名，據辭源、辭海、中國古代歷史地名大辭典徑注，不注出處。今名之省、區、縣、市等行政單位名稱從略。

爲了方便讀者，本書附錄新書未收文賦、賈誼佚文、本傳、著錄、序跋、集評、資料等。需要說明的是，新書未收之文，祇錄禮察一篇（即何、周所謂審取舍），至於某些選本坊本所謂治安疏、論定制度興禮

樂疏、論積貯疏等七篇則未收，以其皆摘自漢書，原文俱在新書，既詳盡，又未經班固刪改，且本書附錄漢書賈誼傳，更毋需重複收錄。

新書向無注釋，筆者功底不足，畢力五載，猶有疏謬及不達處，敬希諸賢指正。

拙稿承魏啓學、盧元、史金堂先生和史金玉、齊迎屏女士提供資料，蒙中華書局傅璇琮、陳金生、熊國楨、李肇翔、高流水先生和陳雅女士多方支持幫助，并致謝忱。

校注者

一九八八年八月六日初稿

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二稿

一九九八年四月六日訂訖

先師齊治平先生曾予悉心指教并審閱部分原稿，惜未見拙稿付梓，哀哉！

弟子 夏泣誌

目錄

前言 一

卷第一

過秦上		一
過秦下		三
宗首		五
數寧		元
藩傷		三
藩彊		元
大都		四
等齊		四

卷第二

服疑		五
益壤		六
權重		六
五美		七
制不定		七
審微		七
階級		九
卷第三		
俗激		九
時變		九
瑰璋		一〇

孽產子……………一〇七

銅布……………二〇

壹通……………二三

屬遠……………二六

親疏危亂……………二九

憂民……………二四

解縣……………二七

威不信……………三三

卷第四

匈奴……………三四

勢卑……………一五三

淮難……………一五八

無蓄……………一六三

鑄錢……………一六六

卷第五

傳職……………一七二

保傅……………一八三

連語……………一九七

輔佐……………二〇四

問孝〔原屬〕……………二三三

卷第六

禮……………二四四

容經……………二七七

春秋……………二八四

卷第七

先醒……………二八一

耳痹……………二八九

諭誠……………二九七

退讓……………二九四

君道……………二八七

卷第八

官人……………二九二

勸學……………二九六

道術……………三〇三

六術……………三六

道德說……………三四

卷第九

大政上……………三八

大政下……………四七

脩政語上……………三五

脩政語下……………三九

卷第十

禮容語上〔原闕〕……………三七

禮容語下……………三七

胎教……………三九〇

立後義……………四八

附錄一 新書未收文賦及佚文……………四三

附錄二 賈誼傳……………四五

附錄三 著錄……………四五

附錄四 序跋……………五六

附錄五 集評……………五六

附錄六 資料……………五四

新書校注卷第一

過秦上 事勢(一)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三)，擁雍州之地(三)，居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當是時也，商君佐之(五)，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六)。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七)。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八)，因遺策，南取漢中(九)，西舉巴蜀(一〇)，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一一)。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一二)，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舉爲一(一三)。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一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一五)，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一六)。於是六國之士(一七)，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一八)，齊明、周最、陳軫、石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一九)，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二〇)。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二一)。秦人開關延敵(二二)，九國

之師逡巡而不敢進^(三)。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四)。秦有餘力而制其弊^(五)，追亡逐北^(六)，伏尸百萬^(七)，流血漂櫓^(八)，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九)，弱國入朝。

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一〇)，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一一)，振長策而御寓內^(一二)，吞二周而亡諸侯^(一三)，履至尊而制六合^(一四)，執敲朴而鞭笞天下^(一五)，威振四海^(一六)。南取百越之地^(一七)，以爲桂林、象郡^(一八)；百越之君，俛首係頸^(一九)，委命下吏^(二〇)。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二一)，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二二)。墮名城^(二三)，殺豪傑，收天下之兵^(二四)，聚之咸陽，銷鋒鏑^(二五)，鑄以爲金人十二^(二六)，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二七)，因河爲池^(二八)，據億丈之高^(二九)，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三〇)，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三一)。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三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三三)。

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三四)。然而陳涉^(三五)，甕牖繩樞之子^(三六)，氓隸之人^(三七)，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三八)，非有仲尼、墨翟之賢^(三九)，陶朱、猗頓之富^(四〇)。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四一)，率疲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四二)，天下